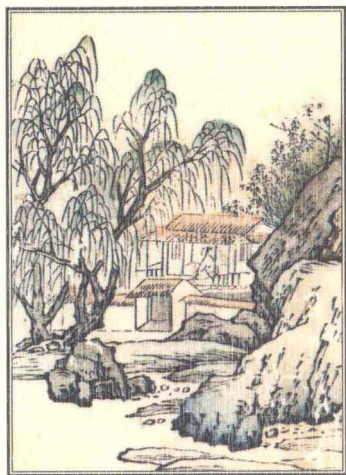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家史说

听雨楼丛谈

高伯雨 / 著

故宫出版社

听雨楼丛谈

大家史说
高伯雨 / 著

故宫出版社



大家史说(第二辑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雨楼丛谈 / 高伯雨著. —北京: 故宫出版社,
2011.12

(大家史说. 第2辑)

ISBN 978-7-5134-0232-3

I. ①听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掌故 - 元代
~ 民国 IV. ①K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1422 号

听雨楼丛谈

著 者: 高伯雨

责任编辑: 江 英 毕卫涛

装帧设计: 赵 谦

校 对: 刘甲良

出版发行: 故宫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: 100009

电话: 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: 010-65129479

网站: www.culturefc.cn 邮箱: ggcb@culturefc.cn

印 刷: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排 版: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4.75

字 数: 102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3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4-0232-3

定 价: 22.00 元

序

随笔的体裁是近代才有的吗？

不是，古人的专著就很多是随笔。有的已经组织起来，有的依然是零星片段的，有的在整篇之中还寓有散的形式。作者将平日所见所闻以及随时所得的感想，笔记下来，无意作成文章，而文章的真意味就在此。

很远的不必说他了，像曹丕的《典论》，萧绎的《金楼子》，就流传到今天的片段看来，都只是信笔写去，将自己的经历告诉读者，读者自然觉得亲切有味。颜之推所著的《颜氏家训》，看看书名好像是古板而枯燥的，可是一大部分是笑话和故事的集合体，其中反映当时社会某些阶层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情况，成为研究南北朝后期历史的良好有用资料。

唐代古文家如韩愈、柳宗元的文集里，最好的文章并不是《原道》、《平淮西碑》之类，还要推《张中丞传后序》、《段太尉逸事状》等等，因为这些文章只是记片段的事实，不是作论，也

不是作碑。《黔之驴》更好，《画记》也好。因为这些都只是随笔，都只是平常的见闻和偶然的记载。题目不在乎大，只要用朴素而灵巧的笔法写出来，即使专从文学的角度来看，也是最妙的。

唐宋人渐渐有专用随笔的体裁著成书的，宋代这种名著更多起来，如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，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，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，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，都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知识。于是随笔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著作体裁。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、风俗制度之类，这些在正式的史书上往往不易看见，而在读史的时候又必须用作补充，于是从随笔中发掘资料，再将资料联贯组织起来，然后又用随笔的形式献给读者，这就成为掌故学。

掌故学的用处是什么呢？

世间一切事物都是随着时间而变动不停的，而已经变动了的事物，往往如云烟之逝，要想追摹起来以供参考，就很不容易。历史本身是不会留下纪录的，如果不依靠具体的事物映写下来，则所了解的历史不能真实而正确。掌故学的作用就是把关于变动了的事物种种知识积累储存起来，以供应各种需要——特别是历史研究的需要。

在中国的史书中，往往只看见兴亡大事的记载，或者官式的表面记录，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，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。这就使得从事掌故学的人要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。

我是为了替高伯雨先生的《听雨楼丛谈》作序，却从随笔到掌故学扯了一大篇，是不是废话呢？

不是。为了让读者对于高先生的著作感到更深切的兴趣，是有介绍之必要的。

我所熟悉的掌故专家以随笔擅长的，一南一北，有两位。高先生以外，其他一位就是久居北京的徐一士先生。当然，此外一定还有，不过他们两位著述较多，接触较广，而且从事的时期较长。徐先生现在年高，不再能亲自动笔，所以高先生的著作就更是大家所先睹为快的了。

他们两位从事掌故之学所以得到很大的成就，有两点我们应当注意。第一、他们不是为掌故而掌故，却是从其他方面兼收并蓄了许多的知识，然后来谈掌故的。比如说，他们所谈的近几十年的掌故，实际上是几百年前的掌故都已罗列胸中，所以谈起来原原本本，不是道听途说，第二、他们对于资料的运用都十分谨慎。因为资料的来源非常复杂，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不存在问题。前人的记载常有不经意的错误，钞书刻书当然都可能出错。著书有时仅凭记忆，或者受到情感的影响，也可能有意无意地错。甚至自己亲笔题署的字也错，郑重刻在碑志上的也错。尤其是有些人说亲身见闻的事也不一定可靠，因为一方面传述的人尽管说的是亲见亲闻的事，可是他只看见听见当时发生的某一场面，而于事情的全部联系未必了然。另一方面，这些人自己有了成见，看问题总不免有点主观，再加上有些人为了贪图动人耸听，不惜以伪乱真。这种情况就使得掌故好谈而又不容易谈了。他们两位却都是对于鉴别真伪一点不肯放松的，一字之差也必须追根究柢，不容许含糊过去。自己所说的话也总是保持一定的分寸。如果有疑问而实在无法得到正确的解答，也必有一番交代。其谨严负责的态度，是符合学术要求的。

我们对于这两位的评价，不能有所轩轻，但是高先生毕竟年

纪轻些，他已经吸收了徐先生的优点，再加上蓬勃充裕的精力，自然更能适应这个时代，所以对他的期望特别殷切，他的每一部新著都必定是读者所热烈欢迎。首先，我们喜欢他那种轻快的笔调，妙绪环生而并不是胡扯，谈言微中而并不涉轻薄。真是读之唯恐其易尽，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问世，才能满足我们的贪欲。这种文章风格是从子书及唐宋人作品中汲取而加以变化的。

但是，在读者把卷之余，无不游目骋怀，心旷神怡，作者却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才能有此成果，我们除了应当知道感谢以外，还应当知道这门学问究竟对我们起些什么重要作用，才能了解作者的真正贡献。

贡献是相当大的。高先生自己说过，他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，因为今时今日的事不是“掌故”。这话未必尽然。今时今日正需要与过去对比，对比恰恰不是留恋，我们不是为了消遣而爱读他的书，也不是仅仅为了扩充知识而爱读他的书，为了作一个新时代的人，更应该读他的书。

高先生殷勤地叫我为这部新著作序，大概认为我是一匹“识途老马”，有着共同的好尚。但是我已经衰老，学问上再没有进步了，本来所得就有限，现在更无以对知友了。却不料他自己还说：“喜谈掌故，其实一无是处，年龄渐老，翻阅前作，愧汗欲死。”哪有此事？我翻阅他的《听雨楼随笔初集》，已经觉得字字精采，至今还不厌重读。后更胜前，自不待言。请读者不要听他过分谦虚的话，让我来真实地报道一番吧！

瞿兑之 一九六三年九月

目录



- 薛剑公的画 —— 1
- 张忆娘簪花图题咏 —— 5
- 听松庵竹垞及其名画 —— 13
- 赵子昂夫妇画像 —— 17
- 硕果仅存的铁券 —— 21
- 李宗颢与灵璧石砚山 —— 26
- 广雅书局及其板片 —— 30
- 欧阳询《缘果道场舍利塔记》 —— 33
- 朝鲜的《神行禅师碑》 —— 40
- 《四家藏墨图录》记略 —— 46
- 诸葛亮和关羽的爵号 —— 54
- 王昭君及其遗迹 —— 58
- 绍兴东湖与陶濬宣 —— 64

麟庆的半亩园	69
广和居诗话	74
《丧门九客歌》考	83
琉璃厂书铺参案	89
癸卯经济特科	96
小说中的诗人李士棻	109
《孽海花》所记的官场旧事	117
李涵秋和他的小说	122
小说家毕倚虹	126
记忆中的徐凌霄	137
后记	141

薛剑公的画

明末遗民薛始亨不以画名，但他的遗作如《独石图》及为独漉子所作兰竹十二幅，已成为广东珍贵的文物。从绘画艺术上说，薛始亨的画造诣不算高，后人因为他是个不肯臣服满清的遗老，所以就把他的手泽珍重起来。

薛始亨是广东顺德人，字刚生，号剑公，又号剑道人。据说他在五岁时尚未入学读书，已经识字了。到十三岁，通五经，补弟子生员，在名公巨卿间有大名。他的父亲死时，他才十四岁，于是致力于诗古文词。明思宗殉国后，天下大乱，两年后是为丙戌年（1646），广东也受到满清的爪牙汉奸进攻，他避居广州。到兵事平息后才回故乡，闭门读书。在此后二十年间，他潜心研究学问，从医卜星算，甚至对青鸟之术都肯下苦功学习，晚年喜欢佛学，在宗宝和尚座下受记。他的外号叫剑道人，据说有个“异人”将一口宝剑赠给他，又将剑经传授，所以有此号。朱竹垞到广州时，深慕剑公之名，他也久闻朱名，遂出山相见一月。

以后再请他出山，他不肯了。死时年七十。遗著有《蒯缙馆十一草》文集，《南枝堂》诗集。

薛剑公写给陈恭尹的十二幅兰竹，一度为番禺汪兆镛所藏，后来归马氏媚秋堂，现在不知又归谁人所有（闻马氏后来又以之赠一显者）。汪氏题此册云：

顺德薛剑公始亨，明诸生，少从陈邦彦学，独澹严事之。著南枝堂诗一卷，蒯缙馆文一卷。明亡，遁迹西樵罗浮，蓄一古剑，因自号剑道人。……不以画名，余偶得其画册十二叶，第一叶石，第二叶兰石，第三叶拳石杂卉，第四叶兰，第五叶竹，第六叶石，第七叶兰，第八叶竹石，第九叶灵芝，第十叶丛石兰竹，第十一叶枯竹雪石，第十二叶双钩兰。首叶自题行书《剑道人为独澹子作计十二幅》，凡十二字。每叶有“始亨”朱文方印，或“剑公”朱文长方印。皆著墨不多，高秀奇逸。册首横列行书“幽贞”二字，下款“甘蔗生今释”，钐朱文“澹归”方印。册尾独澹隶书跋云：“右剑道人画册寄到日，适澹公过予，披视之，石竹芝兰，宛如对真风介节，公欣然弁其首，余谨识其后，亟付装潢，用垂不朽。”下署“恭尹”二字，“小”作“心”，钐“元孝”朱文小印。三贤手迹如新，洵希世之宝，其乡入某坚欲乞还，遂付之以以为粉榆雅谭。归安朱古谋侍郎见此册，为题减字木兰花，词云：“人间何世，老去丹青余涕泪。肝肺槎枒，不写诸天称意花。孤芳直节，长恨补天身手拙。坐抚吴钩，高馆何时访蒯缙。”真高唱也。余续得剑公写赠屈介子独石一帧，盖有感于明末弃独石口而作，余为作长歌纪之。（见汪氏所著《棕窗杂记》）

我未见过这册画，只见影印本，朱古谋所题减字木兰花，署款是“武仲二兄属题薛剑公画。孝臧”十二字。汪氏文中没有提及，大概是此画归马氏后才请朱氏题的。原藏汪氏时，并未请名人题过只字。林宰平（志钧，福建人，1960年死于北京，享年八十多岁）题诗云：

剑公笔如剑，入画弥可喜，石气清胜人，兰叶劲刺纸。罗浮何幽幽，避世证得已。伤哉家国怀，悯默乃逾纪。澹归与独漉，孤往得三子，尽收一卷中，是足以豪矣，眼中媚秋堂，相过路万里。（款署“武仲先生属题，戊辰九月林志钧”）

戊辰是一九二八年，是年三月，黄晦闻（节）在广东，也为马氏题一诗云：

闲来竹石写幽襟，不独工诗意可寻。投分自然孤孽好；去藏何止往回深。寄题北信经三载；客倦南归始一吟，欲过龙山怀二老，春江群盗阻乡心。（款题：戊辰三月，过武仲二兄媚秋堂，获观邑贤薛剑公为陈独漉作竹石芝兰画册，敬题一律。黄节并记。）

黄晦闻题这首诗不久后即任广东省教育厅长，大约做了一年便卸职，重到北京大学教书，从此没有再回故乡，一九三五年死在北京了。如皋冒鹤亭（广生），也题有减字木兰花一阕，今录如下：

河东老凤，岁晚南枝谁与共（南枝堂，刚公集名），画出荒寒，曾惹遗黎忍泪看。平生惻惻，磨剑无灵磨到墨，墨有干时，心事千年圣得知！（款题：武仲二兄出示薛刚生先生画册，敬题小词。如皋冒广生。）

薛剑公的遗著两集，汪兆镛有钞本，这两部书幸未为清廷列入禁书之内，也未有被部分抽毁。汪兆镛的笔记中说他还藏有薛剑公画的《独石图》，这幅画也值得一说的。此图现已不属汪家，而为友人何君曼庵灵璧山房所藏之物了。图是立轴，一九五九年八月曾在香港广东历代名家画展中陈列过，有不少香港人享到眼福。薛剑公在画左上角题字云：

予少好观关塞之书，感慨关乎弃置之事，每梦未尝忘独石。然予所写者石也，所深念者关也，人生岂可以笔墨自了生平，偶然为介子道兄戏写此而复识之。始亨。

此画是民国初年汪兆镛在广州市上一家古董店买到的，代价白银六十圆，买来时，“介子”之款是添补的，画是真笔，上款则非出剑公之手，大概在清朝文网严密之时，收藏者怕上款的名字有碍禁忌，将它挖去，因此没有上款者若干年。后来长寿路一家古董店的主人李某（其名有一云字，其父李衡石，能伪作字画，亦能写画，其子亦得其学）加个“介子”两字的上款。此事汪氏的公子曾对我说过多次。现在拿这幅画背光一照，便看出挖补之迹了。

何君又藏有薛剑公的都梁琴一具，与《独石图》为双绝，同是有关乡邦的重要文物。

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张忆娘簪花图题咏
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香港举行的溥心畲画展，看见有一幅纨扇，用墨笔写一个古妆美女，高髻博袖，斜立簪花，为全场最佳之作。溥先生的作品，无一不有画稿，不论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鸟兽、翎毛，都是临摹古人之作，自运机杼者我从未见过。这幅纨扇美人，初时以为简简单单一个人物，必是溥君创造的作品，后来记起，这个美人的形态容貌，很像杨子鹤所写的张忆娘。溥君大概是临杨氏原作的吧。（我不敢说一定是，因为事隔二十多年了。）

张忆娘是清康熙中叶苏州的名妓。我见杨晋写的《张忆娘簪花图》是在一九三五年某星期日，地点是北京东城礼士胡同陈伏庐先生家中。伏庐老人每星期日必有雅集。那天到会的人有邵伯纲、马夷初、俞阶青、王羽仪等人。王羽仪不知为了什么忽然抨击溥心畲，伏庐老人一向是不喜欢溥心畲的作品的，说他的画没有气韵。见仁见智，这也不必细论。正在此时，有人拿杨晋写的《张

忆娘簪花图》来，似乎是想找邵章、马叙伦二先生题词，他们是几乎雅集必到的人客。我也趁此机会细细欣赏了这幅《张忆娘簪花图》。廿六年后在海外见到溥君此画，一时记起，趁高兴谈谈杨晋此图。

袁子才《随园诗话》卷六第111则（根据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）有谈到张忆娘，文云：

康熙间，苏州名妓张忆娘，色艺冠时。蒋绣谷先生为写簪花图小照。乾隆庚午（1750），余在苏州，绣谷之孙漪园，以图索题。见忆娘戴乌纱髻，着天青罗裙，眉目秀媚，以左手簪花而笑，为当时杨子鹤笔也。题者皆国初名士。莱阳姜垓云：“十年前遇倾城色，犹是云英未嫁身。今日相逢重问姓，尊前愁煞白头人。”苏州尤侗云：“当场一曲浣溪沙，可是陈宫张丽华？恰胜状元新及第，琼林宴里去簪花。”沈归愚云：“曾遇当年冰雪姿，轻尘短梦怅何之。卷中此日重相见，犹认春风舞柘枝。”“绣谷留春春可怜，倾域名士总寒烟。老夫莫怪襟怀恶，触拨闲情五十年。”余题数绝，有“国初诸老钟情甚，袖角裾边半姓名”之句。人皆莞然。按莱阳两姜先生，以孤忠直节，名震海内，而诗之风情如此。闻忆娘与先生本旧相识，一别十年，尊前问姓，故诗中不觉情深一往云。

按图作于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己卯，三十九年后袁枚才题诗五首，去忆娘之死已数十年了。蒋绣谷名深，字树存，号绣谷，又号苏斋，江苏长洲人（死于乾隆二年，年七十），能书画，以纂修《佩文斋书画谱》得叙官朔州知州。著有《绣谷诗钞》。《张忆娘簪花图》就是在绣谷园中所写的。我所见的一卷，恐非原

物，大概是摹本，或是后来的好事者所制的贋本。当时我对此图不大感兴趣，近日见溥君之画，才想起它来，便找出江建霞《灵鹅阁丛书》所刊的《张忆娘簪花图卷题咏》来参考。此书对张忆娘的生平事迹没有记述，只记图中题词。书的第一页的第二行是江建霞所记的，文云：

图藏丰润张氏，借观数月，细审画幅似临本，题咏半是真迹，半系摹写，殊不可解。然流转有自，无二本也。江标记。

建霞是苏州元和县人，此卷是苏州著名文物，所以江标就把卷中的题咏全部录下。原卷在何处，我不大清楚，而江氏借自丰润张氏一卷，是否廿年前我在北京所见那一卷，现在已记不起了。

作图的杨晋题七绝二首云：“交翠堂前绝点埃，薰风披拂绣帘开，麝兰香细花枝袅，争说天仙降下来。”“髻挽乌云袖拂霞，才簪茉莉又兰花。妆成金屋藏何处，只在东山谢氏家。”款署“虞山杨晋写照并题”。杨为王石谷入室弟子，画自不恶。

蒋深自题七绝五首，款署“康熙己卯闰七夕前一日，蒋深题于绣谷”。《随园诗话》所说的莱阳两姜先生，其中一姜题有诗文，甚风趣，袁枚只引他一首，今从卷中尽录之。诗前有四六短文，亦甚可诵。文云：

吾今老矣，久梦觉于青楼，彼美人兮，乍欢迎于绣谷。爱他蒋诩，竟邀佳客传觞；美尔杨华，闲拂生绡写照。能无欲别，更抚卷而情移；忽漫狂来，竟含毫而句就。爰偕诸子，共赋新词。“红烛烧残听唱歌，几番恋别费吟哦。莫嗤酒醉还深酌，奈此图中小妓何！”“自拣幽兰插鬓枝，多情庭际步迟迟。落花垂柳娇无

力，知是歌慵舞困时。”是日即席又赠一首……（按此首已见《随园诗话》，不录）莱阳姜实节。

姜实节即姜垓，字如须，崇祯间进士。兄姜埰，字如农，亦进士，以直言下狱，垓尽力营救。阮大铖在南京执政时要杀害他，如须即变姓名走避宁波。后来还居苏州而死，门人私谥贞文先生。如农在明亡后削发为僧，门人私谥贞毅先生。子才说两姜先生“孤忠直节”即指此事，今读其诗，正如随园所云“风情如此”，真能令人低徊不已。

子才所说国初名士皆有题词，果然不诬。蒋深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集郡中诸名宿在绣谷园作送春会，座中年岁最大的是尤侗，张大受、惠士奇当时还是秀才，沈德潜年才廿七岁，居末座。画师有王石谷、杨晋，方外有目存上人。到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己卯，蒋深之子仙根，又作后己卯送春会，则六十年前居末座的二十七岁少年沈归愚（德潜），已以八十七高龄居首座了（他死于乾隆三十四年，年九十七）。此卷不见有记后己卯送春会雅集之事，亦不见沈归愚于是年题诗，但乾隆十五年庚午归愚有诗三首，今录第一首于左，二三两首已见《随园诗话》。

簪花风格旧曾闻，久矣云英化彩云，不种小桃花一树，何人知是薛涛坟。（第三首有小注云：“庚辰岁遇忆娘于歌筵，今五十余年矣。”）款署：“后庚午初冬归愚沈德潜题，时年七十有八。”

据钱泳的《履园丛话》所说，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的送春会，座中以朱竹垞、尤西堂的年龄最高，沈归愚最少，但此卷无竹垞诗，有尤西堂一绝，已见《随园诗话》。沈归愚虽年少，但也是能诗的人，何以不见有诗，而在庚午有三首，且小注中所说，似